

明清澳門古地圖的圖像表現與文化內涵

吳寒 * 白鴻葉 **

摘要 澳門是明清時期輿圖的重要表現對象之一，這批中西文地圖傳達出豐富的文化信息。首先，通過對澳門相關古地圖的研究，我們能得出澳門之得名應源自“濠鏡澳”與“十字門”意蘊之結合，而非“南北台山相對”之說。其次，明清輿圖對澳門的表現，體現出位置偏中、比例偏大、信息詳實等特點，反映了澳門作為廣東中路海防要地的重要戰略地位。再次，同時期的中西文輿圖，在對澳門的定位方式、圖像視覺中心的選取、提示信息的側重等方面，都表現出相異的取向，折射出中西不同的海洋意識。

關鍵詞 澳門；古地圖；圖像表現；文化內涵

一、從明清古地圖看澳門地名來源

明清時期，澳門是位於廣東省廣州府香山縣南端的半島，與香山縣城有陸路相連，與周邊的新會、番禺、南海等縣亦有水路相通，地緣關係非常密切。16世紀中葉開始，葡萄牙人進入澳門居留和貿易，澳門成為中西交流的重要中轉港，其北接大陸，南臨海洋的地緣優勢也更加突顯。

澳門的中文地名主要有濠鏡澳和澳門兩種，亦有文獻將其稱為“香山澳”。其中，濠鏡澳一名出現較早，明代官方文書大都以濠鏡、濠鏡澳作為澳門的主要稱謂。¹ 濠鏡為澳門港灣古稱，一說由水面呈圓形而得名，一說由於此地盛產水產“蠔鏡”。

澳意為港口，濠鏡澳本指澳門半島的港灣部分，在使用中逐漸成為整個澳門半島的代稱。此外，澳門南岸的山也被稱為濠鏡澳山，不僅在地圖中有所標註，在《大清一統志》等文獻也記載濠鏡澳山“在香山縣東南一百二十里，突出海中”。²

從輿圖資料來看，早在萬曆年間的《粵大記·廣東沿海圖》和《全海圖註》中，就將澳門半島區域標為濠鏡澳，詳細標註了半島上的番人房屋，周邊洋面還標識了兩艘番船。而清代地圖對這一區域主要有兩種文字標識方式，一是將半島標註為“澳門”，不出現“濠鏡澳”，如清初的《沿海全圖》《廣東沿海圖》等。二是在半島區域標註“澳門”，而在半島南岸港口處標識“濠鏡澳”，或將南岸山標註為“濠鏡澳山”，如《乾隆內府輿圖》、清初《廣州府圖》等。可見，到清代之後，“澳門”已經逐漸取代“濠鏡澳”，成為這一區域的通稱，濠鏡澳則主要指澳門半島上的港口。

* 吳寒，國家圖書館古籍館館員，主要從事古地圖和歷史地理研究。

** 白鴻葉，地理學碩士，國家圖書館古籍館副研究館員，主要從事古地圖和歷史地理研究。

城市形象

關於澳門得名，主要有兩種說法，其一認為濠鏡澳中有兩山相對如門，故稱澳門。較早見於1564年龐尚鵬上疏皇帝的奏稿《陳末議以保海隅萬世治安疏》：“廣州南有香山縣，地當濱海，由雍麥至濠鏡澳，計一日之程，有山對峙如台，曰南北台，即澳門也。”³ 屈大均《廣東新語》也接受了這一說法：“澳有南台、北台，台者，山也。以相對，故謂澳門。”⁴ 雍麥即雍陌，為香山縣地名，根據這一描述，從雍麥到澳門半島南端的港灣有陸路可至，而濠鏡澳有南北台山相對峙，因此產生了地名的複合現象。其二則認為澳門之“門”源出十字門。薛蘊於乾隆年間分巡廣南韶連道，所著《澳門記》中記載：“遵澳而南，放洋十里許，右舵尾、左雞頸、右橫琴、左九澳，灣峰表裏四立，象箕宿縱橫成十字，曰十字門，又稱澳門云。”⁵ 張嗣衍等於乾隆二十四年所修《廣州府志》也談到：“澳南有山四，……縱橫離立，海水貫其中，形如十字，因名十字門，合澳與門而名則曰澳門。”⁶

後來的許多論著對於澳門得名都保留兩種說法，未作過多辨析，不過從古地圖等資料來看，以澳門為濠鏡澳和十字門之複合應更符合澳門得名的實際情況。

我們先來看第一種說法，也就是將澳門之“門”理解為南台山和北台山相對。從輿圖資料來看，這種說法存在明顯的問題。

明鄧遷《（嘉靖）香山縣志》所載縣圖，將北台山和南台山繪製在縣城西南方位，周圍有貴峰山等，這是目前能看到的較早的有關香山境內山川的輿圖資料，圖中雖未出現澳門和濠鏡澳，但是體現了南北台山的方位在香山縣境西南沿海處，這和澳門半島的偏東南方位有所不同。從清代地圖中我們能獲得更多信息，第一歷史檔案館藏清康熙年間《香山縣圖》和清前期所繪《香山縣輿圖》中同時出現了南北台山和澳門，二圖皆為形象畫法，詳細標識了香山縣境內大小山數十處。其中，南台山和北台山位於香山島西南角，臨海，周圍有貴峰山、香爐山等。而澳門為香山主島偏東南方向的半島，島上的兩座山分別被標識為濠鏡澳山和青洲山，並未稱

呼為南台或北台。這說明南北台山並不位於澳門半島，甚至也不處於由雍麥至濠鏡澳的途中。考察其他清代地圖，凡是詳細標識香山境內山名的輿圖，基本都沿襲了這種繪製方式，也有輿圖在南北台山和香山主島間繪製水道隔開，或將南北台山繪製在香山縣以東稍遠處，如清康熙年間的《皇輿全覽圖》《廣東省全圖》等，但其基本方位變化不大。而澳門半島南岸上的山，則一般被稱為“濠鏡澳山”，而從未被標識為“南北台”。從輿圖資料來看，南北台山位於香山主島西南角，而非澳門半島，因此，澳門得名於島上“有山對峙如台，曰南北台”，應是一種錯誤理解，有可能是因為將濠鏡澳的位置誤解為在香山主島西南臨海處。

除了輿圖資料，文獻記載也可佐證以上結論。明鄧遷《（嘉靖）香山縣志》記載：“北台山在縣南四十里，東接貴峰，西臨海。梅花水北下。南台山在縣南六十里，梅花水南，與北台對峙，有觀音岩，海旁。”⁷ 根據這條資料，南北台山都位於香山主島，兩山相對，與貴峰山相鄰，這些信息和上文提到的輿圖資料可以互相參證。除此之外，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大清一統志》，戴肇辰《（光緒）廣州府志》，田明曜《（光緒）香山縣志》，阮元《（道光）廣東通志》，《廣東輿圖》等資料中，都有類似的記載。因此，以澳門之“門”來自南北台山，很可能是一種誤解。

那麼我們接下來看第二種說法，也就是將澳門之門理解為“十字門”。從明清輿圖和文獻資料來看，這種說法成立的可能性較大。濠鏡澳以南的十字門四島，從明代地圖《粵大記·廣東沿海圖》《全海圖註》中，就已重點標識。由於地緣關係的密切，從明代起，十字門就已經與濠鏡澳作為一組地名予以描繪。從國家圖書館藏清初《廣東沿海圖》（圖1）中，可以明確看出香山、澳門、十字門四島之間的地緣關係。⁸ 這張圖描繪了香山與澳門之間蓮徑相通，省略了澳門周邊的眾多島嶼，而將十字門畫在澳門半島的正南方向。在清初的眾多地方行政圖、海圖和大型官方圖繪中，這種“香山-澳門-十字門”的繪製格局都保持下來。許多大型地圖如第

城市形象



圖1·《廣東沿海圖》(局部)，清代繪本，中國國家圖書館藏，索書號：233/068.2/1700

一歷史檔案館藏清中期《廣東省圖》《福建廈門虎頭山至廣東崖州老虎頭山海道圖說》等，在這一區域甚至只標註香山、澳門、十字門三個地名信息。

這一繪製模式的形成與澳門周邊的地理形勢有關，作為葡人的居留地，澳門在中外貿易上的中轉地位非常重要，在其商貿地位確立之後，澳門在地圖中就自然佔據了一席之地，所以凡出現香山的地圖，大多也會標識澳門。進一步地，既然澳門的意義在於中轉港，那麼從澳門通往外洋內陸的交通線的重要性就突顯出來。十字門之“門”，正暗示了其與澳門港口唇齒相依的門戶地位。事實上，在清代文獻中，不僅有十字門這個籠統概念，還區分了

內十字門和外十字門，大十字門和小十字門，上十字門和下十字門等概念，這反映出在時人的觀念中，從濠鏡澳港口到外洋之間，有重重“門戶”用以控制海舶之出入，成為大陸的有力屏障。

十字門意象不僅在地圖中得到突出描繪，還往往在這一區域以文字專門標註，如《七省沿海圖》標註“外出十字門而至老萬，此洋艘番舶來往經由之標準”⁹，《廣東省海防圖》標註“十字門水深三尺，洋船可灣至香山縣”¹⁰。這些按語介紹十字門航線，水道情況，洋船停泊往來情況，都說明了十字門在澳門交通中的樞紐地位。

在清代關於澳門的詩詞中也常常出現十字門，或以“海門”代指十字門，這都折射出濠鏡澳與十字門意象之間的聯繫。十字門意象也衍生出了門戶、商貿、宗教等多重意義，都與澳門一地的中西交流相關。有交通門戶意義，如屈大均《廣州竹枝詞》：“洋船爭出是官商，十字門開向二洋。”¹¹ 陳官《澳門竹枝詞》：“澳門東接大洋邊，十字門開天外天。”¹² 汪後來《澳門即事同蔡景厚六首》：“南環一派浪聲喧，鎖鑰唯憑十字門。”¹³ 以十字門暗喻中外交通之門戶，與“鑰匙”、“開門”等意象相結合。有暗喻銀錢意義，如屈大均《廣州竹枝詞》：“十字錢多是大官，官兵枉向澳門盤。”¹⁴ 屈大均《澳門》“銀錢麼鳳買，十字備圓方。”¹⁵ 以十字門與西洋所用十字錢相通，暗喻澳門的商貿地位。有宗教意義，如俞正燮《澳門紀略跋》以為十字門意象與天主教十字架有關：“澳門南有十字門二重，其真為天主教窟穴乎？抑澳門終如台灣，為民居，設重鎮，西洋人船行避十字乎？”¹⁶ 有防禦意義，如汪後來《初至澳門回東吳都閩》：“井澳有門天設險，只今翻為島夷雄。”¹⁷ 將十字門視為區域海防之天險。這重重意義，都與澳門的港口地位息息相關，都提示了十字門與澳門的關聯，突顯出十字門作為澳門地區中西交流門戶的重要地位。從這個意義上，由“澳”而“門”，故稱澳門，由濠鏡澳和十字門合成“澳門”一詞，則顯得頗為順理成章。

城市形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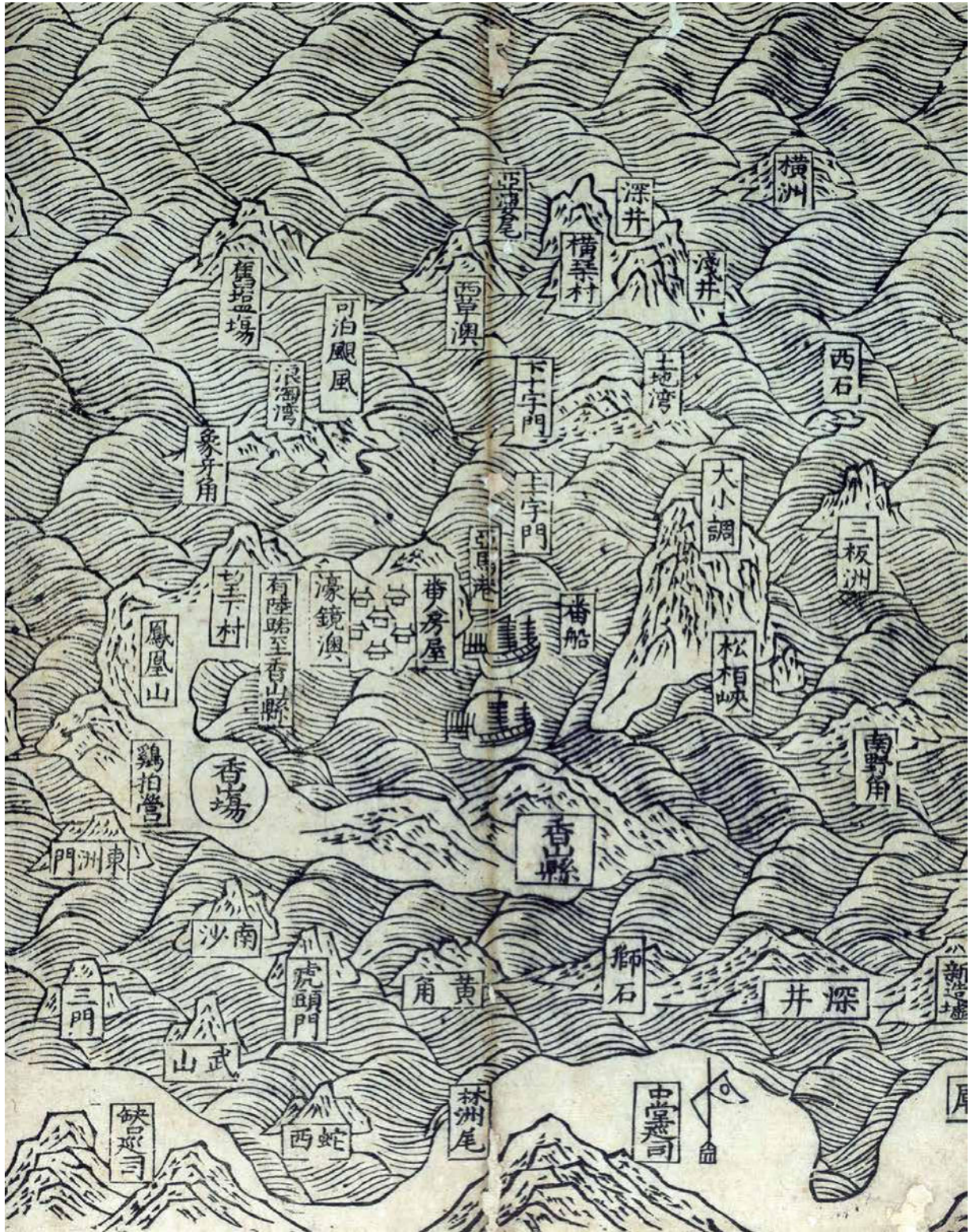


圖2·《全海圖註》(局部)，明代刻本，中國國家圖書館藏，索書號：2/068.2/1591

二、“香山-澳門-十字門”模式的 視覺表達與文化內涵

“澳門”得名於濠鏡澳和十字門的意義組合，這在文獻和輿圖中得到了雙重印證。可見，“澳門”的得名本身，就蘊含了港口與門戶兩重意義。這種意義的產生和強化，與澳門逐漸成為中西交流的重要中轉港的歷史階段，是同步發生的。這一變化在明清輿圖中以圖像形式表現出來，體現出豐富的文化意涵。

在中國早期地圖中，對於珠江口的描繪一般是“淺海灣”模式，大部分輿圖並不詳細體現珠江入海的支流，亦不會標註珠江口的眾多島嶼。從現今存世的北宋《九域守令圖》、南宋《禹跡圖》、《華夷圖》、明羅洪先《廣輿圖》等大型輿圖中，可以清晰地看到這一傳統繪圖模式。由於重視陸地，早期輿圖在海岸線和海洋表現上往往較為粗略。

時至明中期，中國輿圖中開始對珠江口進行較為細緻的描繪，一些戰略地位較重要的島嶼也出现在了海圖之中，這與明代海防形勢的變化有關，明代學者茅元儀說：“防海豈易言哉。海之有防，自本朝始也，海之嚴於防，自肅廟時始也。”¹⁸ 由於倭寇和外夷的侵擾，明代非常重視海疆的軍事鞏固。澳門也在這種形勢下進入了輿圖視野，較早出現澳門區域的輿圖是成圖於明萬曆年間的《粵大記·廣東沿海圖》和《全海圖註》（圖2）¹⁹。二輿圖中已出現“香山-澳門-十字門”的雛形，澳門區域繪有“番人房屋”，海面上標識兩艘夷船，強調此處有葡人居住和番船停泊。以文字註記濠鏡澳“有陸路至香山縣”。

在清代輿圖中，“香山-澳門-十字門”的繪圖模式逐漸成熟，它們作為一組元素，共同構成廣東中路海防的重要一環，也成為相關輿圖的重要標識對象。這一時期的行政區劃圖、海圖、澳門專圖等都不同程度地表現出了對於澳門海防地位的重視，而以海圖尤為突出。其中又以陳倫炯《沿海全圖》及其圖系最有代表性，此圖繪製於清雍正初年，以

卷軸形式描繪了清代七省海岸及近代島嶼情況，成圖之後影響頗大，直至清末仍有摹繪本出現，形成了頗有代表性的沿海圖繪模式。本文就以出自《沿海全圖》圖系的《盛朝七省沿海圖》（圖3）為主，結合其他明清輿圖，分析這些圖像對於澳門的視覺表達及其背後的文化內涵。

第一，“香山-澳門-十字門”位置偏中，這清晰地體現在《盛朝七省沿海圖》之中。海圖一般為卷軸，按行政區劃逐省展開，僅就廣東區域而言，繪製者運用暈染效果，將“香山-澳門-十字門”和周圍的一些附屬島嶼共同構成廣東省海防的視覺中心。我們可以從橫向和縱向兩個維度來理解這個問題。

首先，橫向來看，根據明清時期的珠江口地理情況，香山縣實際位於珠江口偏西位置，隨著珠江口的逐漸淤積，島嶼漸漸相連。到了清前期，香山北部已逐漸和沙田區域融為一體，其西部也逐漸與眾多島嶼相連，香山顯然更偏珠江口的西岸。但在海圖中，“香山-澳門-十字門”卻往往被置於廣東省海防的正中央位置。

這種繪製方式產生的直接原因，應與廣東海防分路有關。明中葉以來，廣東海防分三路：東路（潮州、惠州）、中路（廣州）、西路（高州、雷州、廉州），其中香山縣隸屬於廣州府，被列為中路海防要地，作為孤懸海外的島嶼，與東路和西路形成犄角之勢。道光年間盧坤、鄧廷楨所編《廣東海防匯覽》言：“粵東海防，以廣州為中路。而廣州海防，又以香山海防為中路，左則東莞、新安，右則新會、江寧，必犄角之形成，應援之勢便。”²⁰ 為了更直觀地在輿圖中體現東中西三路，繪製者很可能有意將香山挪到此區域正中位置。

而更深層次的原因，應與清代以來海防重心由東路向中路的轉變有關。明代海防重心偏東路，鄭若曾《籌海圖編》引時人議論：“廣東三路雖並稱險阨，今日倭奴衝突，莫甚於東路，亦莫便於東路，而中路次之，西路高雷廉又次之。”²¹ 由於倭寇主要活動於江浙、福建沿海，因此明代廣東對倭患的防禦，重心在於東路海防。而清代以來，海防

城市形象



圖3·《盛朝七省沿海圖》(局部)，清代繪本，中國國家圖書館藏，索書號：2/068.2/1798

的對象有一定變化。倭患危害逐漸減弱，西方外夷逐漸成為更大的威脅，海防重心逐漸轉向中路。葡人居留澳門，貿易活動頻繁，更使得香山的地位大大提升，清陳倫炯《海國聞見錄》記載：“廣省左捍虎門，右扼香山，而香山雖外護順德、新會，實為省會之要地。不但外海捕盜、內河緝賊，港汊四通，奸匪殊甚，且共域澳門，外防番舶，與虎門互為犄角，有心者豈可泛視哉？”²² 清光緒《海口圖說》也談到：“粵海背山面洋，內河外海，左乳虎

門，右臂香山，蹲踞雄奇，噬吞各島，天生險塹，莫過於此。”²³ 由於香山以西磨刀門等水道逐漸淤積，大型船隻改經香山走伶仃洋水道，從虎門由獅子洋進入廣州，這使得香山和虎門的交通地位大大提升，香山也被譽為“省會之要地”，與珠江口險要虎門一起，成為廣東省海防的兩大重心。暴煜《（乾隆）香山縣志》甚至認為香山“控制大洋，彈壓澳夷，為全粵門戶”。²⁴由此來看，繪製者將“香山-澳門-十字門”放在廣東省區域的中心位置，可能正是為了突

出中路海防的重要性。

縱向來看，“香山-澳門-十字門”也處於全圖中心位置，《盛朝七省沿海圖》將香山縣以北標識為“廣州內海”，除此之外則為大片留白；十字門以南也只標識了少量島嶼，主要部分皆為留白。這樣的畫法，暗示了“香山-澳門-十字門”內通省會、外接大洋的門戶地位。

作為連接內海和外洋的樞紐之地，澳門成為近海防禦的重要分界地標。廣東巡撫王來任曾於康熙七年六月給康熙帝的奏摺中提出：“是縣（香山）與澳門皆為內地矣。所宜防者，防其通外海耳。”²⁵ 這種論述將香山和澳門視為“內”，由澳門所通海域視為“外”，儼然將“香山-澳門”當作內外防禦之門戶。中國傳統有“內海”、“外洋”之劃分，一般而言，海指近海的半島和島嶼圍起來的區域，“水之附近陸地者，為島及半島所欄成一小區，是名曰海。”²⁶ 這體現出中國人對海洋和島嶼的觀念，始終有一種立足大陸，將海洋視為院牆和邊界的理解思路。沿海島嶼形成了一條防禦帶，而洋艘番船是被隔離在這個區域之外活動的。因此，相關輿圖往往在十字門以南區域進行大片留白處理，只標註少量島嶼。

從文獻資料來看，澳門和十字門海域就處於明清海防劃分內海外洋的分界區域。《籌海圖編》談及伶仃洋海防時說：“其勢必歷峽門、望門、大小橫琴山、零丁洋、仙女澳、九灶山、九星洋等處而西，而浪白澳為尤甚，乃番舶等候接濟之所也。”²⁷ 這既是對番舶活動場所的描述，同時也暗示了近海防禦的大致區域，十字門海域的大小橫琴山就列於其中。清代的《讀史方輿紀要》《廣東通志》等都沿用此說。清道光《廣東海防匯覽》亦作出明確內外洋之分，將十字門四島之一的氹仔（即雞頸）歸屬外洋。清道光十四年廣東水師提督關天培視察沿海區域，《籌海初集》記錄了此次巡查的路線，其中就有“至澳門，查勘香山十字門、雞頸山、萬山一路形勢”。²⁸ 由此，我們也可以大致推測清前期海島防禦部署的範圍，澳門和十字門就位於這一核心防線之上。

第二，“香山-澳門-十字門”大小比例失實，澳門偏大，十字門周圍島嶼偏小。澳門是一個非常小的半島，其面積不僅遠不及香山主島，甚至也不如周圍的許多小島，以《七省沿海圖》為例，圖中所繪的十字門山和橫琴山，實際大小都應超過澳門。但是這張圖中的澳門卻遠大於其實際比例，而與此相對應的現象，是繪圖者並未區分十字門四島的大小和形狀，而將它們和其他幾個島嶼一起，共同構成圍繞澳門的一圈附屬島嶼。不僅如此，在清代的其他輿圖中，十字門周圍的島嶼名稱也並不固定，訛誤情況時有發生。例如《盛朝七省沿海圖》中的“阿婆尾”，就是將屬於橫琴島上的地名錯誤地標到了舵尾島之上。²⁹

這一現象提示我們：“香山-澳門-十字門”的繪圖模式，並非致力於“真實”地表現三種地理元素，而是要向閱讀者暗示這一區域的海防形勢和海防重心，同時借由“香山-澳門-十字門”這一模式，暗示澳門的交通情況，以及對澳門的防禦形勢。

首先來看澳門。前文已經提到，澳門內通省城，外接大洋，地理位置非常優越。這主要包括兩個方面，一是陸路對省城的威脅，澳門有陸路通香山，隨著葡人佔據澳門並在此經營，這也就意味著，葡人以澳門這一戰略要地為據點，既可通過虎門或磨刀門等西江支流直通廣州，還可以陸路通香山縣，從而抵近廣州內海，可謂“臥榻之旁”，一旦葡人產生異心，便危及省會要地。所以清人有云：“廣州海防，以香山為要，而香山海防，尤以澳門為要。”³⁰ “澳門本屬腹地，因而漸近臥榻，或前山或香山，皆可徑逼省城，將虎門幾同虛守。”³¹ “夫壕鏡距香山邑治不百里，香山距會城百五十里耳，有陸路總經塘基灣徑達澳中。其三面俱環以海，在廣州以澳為肘腋近地。”³² 因此輿圖資料往往突出描繪澳門，並重點標識澳門通往內地的關閘，重視澳門與香山、與省城的交通關係。

其次，是水路上的來往番船。澳門為洋舶出入珠江口的必經之地，又為葡人所據，往來停泊船隻眾多，需要重點管理和防範，“夷人聚居之地，海

城市形象

洋出入，防範不可不周”³³。隨著澳門在中外貿易上的地位日益提升，來往商船繁多，澳門海防也越來越引起重視。“其地孤懸海表，直接外洋，凡夷商海舶之來粵者，必經此而達”³⁴。“海防之防澳夷也，時愈久，則患愈迫切。”³⁵“議者以壕鏡澳終為腹心之疾。”³⁶“恐將來西洋有反客為主之形，紅毛成有挾而求之勢，則意外生變，無有窮期。”³⁷《澳門紀略》所附潘思渠《為敬陳撫輯澳夷之宜以昭柔遠以重海疆事》載：“竊查廣州府屬香山縣，有澳門一區，袤延一千餘里。三面環海，直接大洋；唯前山寨一線陸地通達縣治。實海疆之要地，洋舶之襟喉也。”³⁸這些論述對澳門交通地位的強調，表現出強烈的憂患意識，在這種思想的指導下，對居澳葡人的防範，也就成為廣東海防的重要議題。

因此，繪製者對於十字門的關注，集中於其對於澳門海防和交通的意義，而相比起島嶼地大小和名字，出入澳門港口的水道才是海防中更值得關注的內容。周圍一圈島嶼對澳門形成拱衛之勢，一方面是為了防止這些島嶼與澳門形成聯動，“島嶼叢雜，最易藏奸”³⁹。另一方面也是為周邊的海防設汛提供地理上的參考。

第三，澳門及周邊區域繪製詳細，明代的《粵大記·廣東沿海圖》和《全海圖註》，就已在濠鏡澳區域繪製番人房屋和番船，到清代輿圖中，這種情況進一步發展，輿圖資料對澳門的詳細介紹遠超周邊其他地區，在其他地區僅以符號標識其行政區劃的情況下，澳門半島往往詳細繪製房屋、船隻、圍牆。這些信息指向一個共同的主題——對居澳葡人的防範，具體而言可分為三個方面：

首先，軍事信息。清代海圖往往詳細繪製香山縣、前山寨的佈防情況，並以形象畫法重點標識從澳門到香山縣城的關閘。《沿海全圖》中繪製了葡人在澳門半島上修築的兩重城牆和城牆內的房屋，這一畫法被清代大部分輿圖所繼承。《明會要》所載“香山澳濠鏡者，至築室建城，雄踞海畔，若一國然”⁴⁰在清代輿圖中得到生動體現。國家圖書館藏清初《廣東沿海圖》以文字標識了香山守衛駐兵

人數和船隻數目。國家圖書館藏清中期《廣東省海防圖》詳細標識了香山縣炮台、設汛情況，繪製了澳門半島上葡人的軍事設施如東炮台、西炮台，並以形象畫法標識了這些軍事設施和山川險隘之間的關係。重重圍牆和半島上地炮台，展示了葡人對於居留之地的防禦之勢。而關閘、香山縣、前山寨和周圍的兵力、船隻、設汛信息，乃至周圍島嶼對澳門形成的環抱之勢，則透露出澳門是這一區域海防的重點對象之一。

其次，文化信息。許多輿圖在標識軍事建築的同時，也標識了澳門半島上澳人所修築的西式房屋，《沿海全圖》在澳門島上繪製了一棟類似教堂的建築，而國家圖書館藏清初《廣東沿海圖》在澳門半島上繪製了三座西式牌樓，並標註文字“三巴寺”。第一歷史檔案館藏康熙《香山縣圖》在澳門半島上繪製了三巴寺、東望洋寺、西望洋寺。國家圖書館藏清中期《廣東沿海圖》不僅在澳門半島上繪製“三巴寺”，還在香山縣城專門標識“文廟”，這一現象值得玩味，西式宗教建築和代表傳統文脈的文廟形成鮮明對比，繪製者借此傳達出複雜的文化立場。葡人的文化、宗教都與中華文明有所區別，時人對此，既有懷柔遠人的傳統華夷觀念之解讀，以為“一角天開航海徑，果然無外是中華”。⁴¹又始終擔心葡人據此作亂，對於夷人居於臥榻之旁懷有深深焦慮。

再次，交通信息。澳門地理位置顯要，它一方面可由香山陸路直達廣州腹地（《盛朝七省沿海圖》標識為廣州內海），另一方面可以由十字門通向外洋。正是這兩方面意義，使得香山、濠鏡澳和十字門成為一組地理現象。《粵大記·廣東沿海圖》和《全海圖註》但以文字註記濠鏡澳“有陸路通香山”，在清代輿圖中，這一表述被關閘所替代，關閘的存在暗示了陸路的通暢。而海路則往往以文字方式表現，前文已經提到，《七省沿海圖》標註“外出十字門而至老萬，此洋艘番舶來往經由之標準，下接崖門、三灶、大小金、烏豬、上川、下川、戩船澳、馬鞍山，此肇屬廣海、陽江、雙魚之外護也”。《廣東省海防圖》標註“十字門水深

三尺，洋船可灣，至香山縣一百二十里，至浪滯九十里”。這些按語介紹十字門航線，水道情況，洋船停泊往來情況，反映了澳門地區的交通情況。

總的來說，明清輿圖中的“香山-澳門-十字門”模式，在圖像表達上體現出三方面特點，首先，將“香山-澳門-十字門”置於廣東區域的視覺中心；其次，誇張澳門的大小比例，以暗示澳門的戰略地位和交通情況；最後，對澳門地區的軍事、文化、交通信息進行詳細描繪，以全面提供關於澳門的海防信息。總的來說，這些澳門相關輿圖中，體現了明清統治者對於澳門的強烈防範意識。

值得注意的是，這些失實情況並非由於繪製技術的不成熟，可以與之對比的是以《皇輿全覽圖》為代表的清代行政區劃圖，這些清前期的地圖，已經能熟練運用經緯網等現代測繪技術，較真實地表現香山、澳門、十字門周圍諸島地大小和相對位置。相對而言，以《盛朝七省沿海圖》為代表的一批明清廣東海圖，在提供史料信息的同時，還作為圖像學資料，展示了清代海防對於澳門的觀念。

三、中西澳門地圖對比

明清時期，中國輿圖中對於澳門的圖像表現，展示了豐富的觀念史信息，海防是其中突出的主題。而十六世紀以來，西方的許多地圖中也出現了澳門，與同時期的中國地圖不同，這些地圖往往將澳門置於中西文化、商貿交流的架構之中，從航線水道角度理解澳門，突顯其商略地位。

第一，地圖對澳門位置的標識。中國海圖從陸地看海洋，立足於行政區劃來定位澳門的位置。而西方地圖從海洋看陸地，立足珠江口航線來理解澳門。

中國傳統地圖往往從行政區劃格局理解和定位澳門。在明清地圖中，出現澳門的主要有兩種。一種是各類行政區劃圖，包括全國圖、廣東省圖、廣州府圖、香山縣圖等，澳門專圖出現較晚，數量也較少。在這類圖中，澳門皆是作為香山縣治的一部分出現的，因此，不管是地圖也好，還是與此相配

合的各類縣志、府志、省志也好，都是從縣城或省城輻射，而定位澳門的位置。各類文檔記錄也非常強調從澳門到香山縣城和廣州省城的距離。另一種是各類海圖，這類海圖一般也是按行政區劃展開，展示沿海情況，澳門被視為廣東中路海防要地，它和香山縣城、廣州省城的相對位置，始終是繪圖者關注的重點，除此之外，在描繪澳門的同時，香山縣、前山寨以及各級防禦工事也是重點繪製的對象。因此，總的來說，中國傳統地圖的繪製者往往是從大的行政區劃格局中來理解澳門、定位澳門的。

而西方海圖則表現出截然不同的思路，繪製者們始終從澳門與珠江口航線的相對關係來理解澳門的位置。1571年由葡萄牙人多拉多繪製的《寰宇圖志：東亞地圖》是目前較早以Macao一詞標註澳門的西方地圖，圖中描繪了中國東南部海岸線及沿海港口和城市，對內陸的標註則非常簡略。值得注意的是，這張圖將Macao標註在珠江口的東岸。這一錯誤在16世紀末期到17世紀初期的西方地圖中非常普遍，路易斯·若爾熱·德·巴布達《中國新圖》、洪第烏斯《東印度群島圖》、洪第烏斯《中國地圖》、約道庫斯·洪第烏斯《東西半球全圖》、若昂·特謝拉·阿爾貝納《亞洲海岸線地圖》等圖都將澳門標註在珠江口東岸。根據學者的研究，這是因為“珠江口洋面甚寬，加之早期澳門航道是從澳門西面的磨刀門進入西江，由西江後航道進入廣州，因此當時人們誤認為澳門在珠江口的東岸，這也反映在地圖的繪製上”⁴²。這一錯誤一直到17世紀三十年代的一些地圖中才得以普遍糾正，如1635年《布勞中國地圖》中，澳門被描繪為珠江口西岸附近的一個島嶼。結合歷史地理因素我們可以推測，這一錯誤的被糾正，正是因為清前期，澳門以西的磨刀門水道逐漸淤積，大部分船隻選擇從伶仃洋由虎門進入獅子洋抵達廣州，因此，也就自然而然地理解了澳門的位置並不在珠江口東岸。

第二，從區域地圖的視覺中心來看，中國地圖往往將“香山-澳門-十字門”作為一組元素，構成珠江口區域的一個小的視覺中心，這在海圖中表現

城市形象

的尤為明顯。但西方區域地圖則往往將水道作為視覺中心，立足海洋來看陸地。

前文已有分析，從《盛朝七省沿海圖》等海圖來看，“香山-澳門-十字門”這組元素，往往構成廣東中路海防的一個視覺中心。由於地處珠江口關鍵位置，澳門和虎門被視為珠江口航線上的兩大戰略要地，澳門更是被視為“廣東濱海門戶”，這說明，論者始終是立足於陸地，來思考澳門在海防上的戰略地位。清代海防對澳門的關注集中於兩大方面，一是防範葡人從陸路通香山而逼近廣州，二是防範往來番船進入珠江口核心區域，這兩種思路都是立足於對陸地的防守。正是由於澳門處於區分“內海”和“外洋”的關鍵地理位置，才成為了一個重要的“門戶”。這也體現在清代的一系列詩文作品中，清人鍾兆麟《澳門》詩曰：“九州地盡見天青，沆瀣涵涵百怪靈。可有鯤鵬相變化，海門以外即南溟。”⁴³ 羅天尺《送家漱公遊澳門》詩曰：“壯遊誰不羨，十字列成門。諦視中華盡，濤聲海市喧。”⁴⁴ 二詩都將十字門以外視為“九州地盡”“中華地盡”後的幽昧之地。這也充分反映了，在中國傳統的觀念中，內陸是主體，“內海”拱衛內陸，近海島嶼構成防禦邊界，出洋水道構成內外門戶，而“外洋”則是茫不可及之地。

而相比較而言，早期出現澳門的西方地圖主要有大格局航海圖和珠江口水道圖兩種，它們的共同特點就是對內陸的描繪失真，提供的信息非常簡略，甚至以各種動物填滿陸地空白區域。但對於海岸線和航線的描繪則非常詳細，往往將航線和水道放在圖像的視覺中心。相對於中國輿圖對於海防的重視，西方地圖更多的是對於海域的表現。《俯瞰大地：中國、澳門地圖集》收錄了多幅17、18世紀珠江口航線圖，其中，《進入廣州航運地圖》中的澳門圖，澳門僅位於全圖的左上角，而圖像的主要區域為由澳門進入伶仃洋的珠江口洋面。《從海中沿線澳門進入廣州》一圖，亦將珠江口航線作為全圖的主要表現對象，而澳門僅作為航線上的一點被標示。《廣州一帶附近河流圖》詳細標識由澳門到廣州的水道，澳門亦居於全圖底

部。⁴⁵ 總的來說，在這一時期的西方區域海圖都將從澳門到廣州這一航線作為表現的主體，與中國同期地圖大異其趣。⁴⁶

第三，相比起中國海圖對於海防信息的重視，西方地圖更重視海岸線、港口、水深、航線等信息，這既反映出當時西方地圖測繪技術的成熟，也表現出中西地圖所反映的不同的海洋意識。

前文已經談到，中國海圖對澳門及其周圍區域給與了格外詳細的描述，包括交通、文化、軍事等多方面信息，這些信息都指向一個共同的主題——海防，既防禦澳門地區的葡人，也防範以澳門為據點往來通商的船隻。

但是，西方地圖中，除了澳門專圖外，鮮有地圖對於澳門半島地防禦信息進行特別標識，與此相對應地情況，是這些輿圖往往非常重視澳門周圍的航海信息。1557年《進入廣州航運地圖》中，已經運用現代測繪技術，標識了廣州、上川島、澳門三地地圖，1738年英國出版的《從海中沿線進入廣東澳門》，細緻地描繪了經澳門、虎門抵達廣州的航線情況。這些圖像對於海岸線、航線、沿岸港口的描繪較為精密，重視沿海島嶼的大小和地形，同時在水道區域，密密麻麻地標註了水深信息，對於島嶼和暗礁亦有詳細記錄，能為航運和停泊提供較準確的參考。隨著測繪技術的不斷成熟和中西交流的不斷深入，這些信息在地圖中不斷細化。一些信息還被中文文獻所吸收，例如光緒《香山縣志》記載：“澳門泊船處已過十字門，可直行以至澳門港，潮退盡時，大拔與澳門港間深十三尺，唯大拔與澳門最寬處僅深十一尺至十二尺，自大拔至澳門水道甚直，亦無隱險，唯距馬格里勒東北角東面四分之一里有一隱石，曰白特勒每亞，凡行船者應視大橫琴東北角，與馬格里勒東面相離即可避之，當行過隱石時，應多向大拔窄水道中界而行。”在這段文字後有標註：“據同治六年間西人繪圖所記深淺尺數，今已變淺”⁴⁷，這說明，西方輿圖中對於具體海域測繪信息的關注，也對中文文獻產生了影響。

總的來說，關於澳門的中西方早期地圖，在對

澳門的定位方式、圖像視覺中心的選取、提示信息的側重等方面，都表現出相異的取向，反映出中西不同的海洋意識。綜合起來，中國地圖始終是從陸地看海洋，將近海島嶼視為大陸的屏障和邊界，澳門是作為珠江口防線的重要門戶被理解的；而西方地圖則是從海洋看陸地，重視從澳門到廣州這一商貿航線，在此基礎上理解澳門作為港口的意義。■

註釋：

- 例如《明實錄》記載“澳夷所據地，名壕鏡，在廣東香山縣之南，虎跳門外海褥一隅也”。《明會要》載“香山澳壕鏡者，至築室建城，雄踞海畔，若一國然”。屈大均《廣東新語》：“凡番船停泊，必以海濱之灣環者為澳。澳者，舶口也。香山固有澳，名曰浪白，廣百餘里，諸番互市其中。嘉靖間，諸番以浪白遠遠，重賄當事求濠鏡為澳。”
- [清]穆彰阿：《大清一統志》卷四百四十一，四部叢刊續編景舊鈔本。
- [明]陳子龍等編：《明經世文編》卷三百五十七，明崇禎平露堂刻本。
- [清]屈大均：《廣東新語》卷二，清康熙水天閣刻本。
- [清]印光任等：《（乾隆）澳門記略》上卷，清乾隆西阪草堂刻本。
- [清]張嗣衍等編：《廣州府志》卷二，清乾隆刻本。
- [明]鄧遷：《香山縣志》卷之一，明嘉靖二十七年刻本。
- 國家圖書館藏《廣東沿海圖》，文獻系統編號：/068.2/233/1700。
- 國家圖書館藏《七省沿海圖》，文獻系統編號：/068.2/2/1798-2。
- 國家圖書館藏《廣東省海防圖》，文獻系統編號：/068.2/233/1850。
- [清]屈大均：《翁山詩外》卷十四，清康熙刻凌鳳翔補修本。
- 章文欽箋註：《澳門詩詞箋註·明清卷》，珠海出版社，2002年，第161頁。
- 章文欽箋註：《澳門詩詞箋註·明清卷》，珠海出版社，2002年，第101頁。
- [清]屈大均：《翁山詩外》卷十四，清康熙刻凌鳳翔補修本。
- [清]屈大均：《翁山詩外》卷八，清康熙刻凌鳳翔補修本。
- [清]俞正燮：《癸巳存稿》卷五，清連筠簪叢書本。
- 章文欽箋註：《澳門詩詞箋註·明清卷》，珠海出版社，2002年，第99頁。
- [明]茅元儀：《武備志》卷二百九，明天啟刻本。清代學者蔡方炳亦有言：“海之有防，歷代不見於典冊，有之，自明代始。而海嚴於防，自明之嘉靖始。”清乾隆時期的《南澳志》也提出：“古有邊防而無海防，海之有防自明始也。”明代以來，海防逐漸成為一個重要的軍事問題，這也促使了一批海圖的出現。
- 本文所引為國家圖書館藏李化龍《全海圖註》，文獻系統編號：/068.2/2/1591。
- [清]盧坤等：《廣東海防匯覽》，河北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75頁。
- [明]鄭若曾：《籌海圖編》卷三，清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 [清]陳倫炯：《海國聞見錄》，清藝海珠塵本。
- [清]佚名：《海口圖說》中冊，清光緒刻本。
- [清]暴煜：《香山縣志》卷三，清乾隆十五年刻本。
- [清]江日升：《台灣外記》卷六，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202頁。
- 《地理學初步》，中國圖書公司印行，清末石印本。
- [明]鄭若曾：《籌海圖編》卷三，清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 [清]關天培：《籌海初集》卷一，清道光十六年刻本。
- 根據相關文獻和輿圖資料，阿婆尾應是大橫琴島東部伸出尖形，但《沿海全圖》錯誤地將其標註在九澳島上，許多摹繪本都延續了這一錯誤。
- [清]田明曜：《香山縣志》卷八，清光緒五年刻本。
- [清]金武祥：《粟香隨筆》卷三，清光緒刻本。
- [清]郭尚賓：《郭給諫疏稿》，清道光二十五年南海伍氏粵雅堂刻本。
- [清]印光任等：《澳門記略》上卷，清乾隆西阪草堂刻本。
- [清]印光任等：《澳門記略》下卷，清乾隆西阪草堂刻本。
- [清]陳澧：《香山縣志》卷八，清光緒刻本。
- [明]張萱：《西園聞見錄》卷五十八，民國哈佛燕京學社印本。
- [清]田明曜：《香山縣志》卷八，清光緒五年刻本。
- [清]印光任等：《澳門記略》上卷，清乾隆西阪草堂刻本。
- [清]關天培：《籌海初集》卷一，清道光十六年刻本。
- [清]龍文彬輯：《明會要》卷七十八，清光緒十三年永懷堂刻本。
- 廖赤麟：《澳門竹枝詞》，章文欽箋註：《澳門詩詞箋註·明清卷》，珠海出版社，2002年，第233頁。
- 張曙光、戴隆基主編：《駛向東方：全球地圖中的澳門》，澳門科技大學出版，第86頁。
- 章文欽箋註：《澳門詩詞箋註·晚清卷》，珠海出版社，2002年，第114頁。
- 章文欽箋註：《澳門詩詞箋註·明清卷》，珠海出版社，2002年，第112頁。
- 臨時澳門市政局文化暨康體部製作：《俯瞰大地：中國、澳門地圖集》，2001年。
- 值得註意的是，這一西方繪圖模式也影響到了清末的輿圖繪製，中國歷史第一檔案館藏清代《廣東珠江總圖》《廣東沿海總圖》，從地名註記上來看都是西方輿圖的摹繪本。
- [清]陳澧：《香山縣志》卷八，清光緒刻本。



保民是賴

何者是前身漫向太虛尋故我

心跡原無道無處是夢應斯民

河仙閣
PATIO DO SANTUÁRIO





澳門世界遺產哪吒廟 · 梁藍波攝